



鑄袁了凡先生

三台館拾刻增補

四書剛正叅新

四書剛正凡例

一朱元晦繼程張諸儒之後釋經立言離騷韓文之屬各有論註意至勤矣且  
飭躬勵行脩儀範俗立聖賢綱常振詩禮門牆誠儒者之高蹈吾輩之明師  
也但宋時理學初倡講究未悉其所論著容有與經意不盡合者蒙引存疑  
等書即有所指陳而意猶未暢是編以尊經爲宗主以理至爲歸宿凡傳與  
經相違者輒明著其失于簡端而正註仍依朱說蓋著其失者所以闡孔孟  
之真傳而依其說者所以便明時之舉業也

一王元美嘗論作文之法不可躡一毫宋儒訓詁氣如大學首節註云使之亦  
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如此句法何等軟弱又云必至于是而不遷之意何  
等固執又云蓋必求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何等滯賦  
這樣文法若落在八識田中毋論今生難作好文卽來生猶要流出惡文字  
來蓋元晦當時只欲發明經旨原不脩詞而士子孩而習之頭中氣味學究

明正七例

家風早已染習矣。故刪其繁冗，正其卑陋，用其意而稍變其文，亦萬不得已之苦心也。

一、洪武開科四書朱傳，仍元制也。永樂以一人之見不足盡六經之旨，下詔徵集群儒輯四書五經大全，頒天下學宮，令士子傳習。故當時鄉會程墨及名文多博採衆說而不執一家。董中峰批選成化以前程文，其不依朱註者十常八九。卽近時浙江子使漆雕仕一節，如依朱子謂開之才未可以治人，則夫子之使悞矣。程文云：據所造或亦可以治人，然反之心體未到昭晰，則未敢輕出云云。此本大陳氏說也。廣西子入太廟一節，若說夫子果不知而問，則或人之所譏者是矣。若言雖知亦問，則聖人有僞心矣。程文云：幼嘗習禮，其大體固無不明。今觀有司之所行，則與吾童而習，容有不盡符者，有疑於心而一與衆共考之，乃禮意之所存，當如是耳。此本張南軒說也。辛卯南京顏淵問仁一節，註以功字斂字機字，分作三項。張龍湖主考謂夫子

之意，決不如此支離。當依小註，將工夫效驗俱就心裏說，甚是有理。庚戌子貢問君子一節，註以言行平說。張南軒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重而言隨之也。按先後二字，只就心上看，不是要言而去行，亦不是既行而遂言也。摠見君子重行之心，是科場中主此說。傳夏器破云：聖人告以行先於言而已。劉焯則云：惟躬行之爲急焉。甚得書意。先輩時義如官盛任使，註謂官屬衆盛。汪文盛之作，則以庶官無曠立論，其理甚長。此本陳三山說也。退而省其私，註以私爲燕居獨處之時。豈夫子親往窺探之乎。此理之難通者。小註則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夫私爲心意默向，則省是情。神照察此有理而可從者。諸爨錢榷之文，皆依此做。天下歸仁，註以歸爲與。楊氏以爲皆在吾之度內。八荒我闔之意，湛若水文。全王此說。哀公問社，全章趙氏德曰：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對之間，豈不

有益於社稷之興廢乎。夫哀公因往事而問宰我因往事而規則成事遂事之云。庶幾可通。王鑿有文全宗此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註謂君子所居則化難為中國矣。桑悅有文以陋在彼不在我立論。此新安陳之說也。以上諸公徧考先儒訓詁之詳。冥會孔孟立言之旨。上遵聖祖造士作人之典。下盡學者博文窮理之功。乃舉業正宗。百世不可易者。是編備載其說。以待學者之抉擇。如徒以尊朱為名。而盡廢眾說為妄庸。則亦何難之有。弟恐束書不觀。固陋就簡。舉業從此日卑。士風從此日薄。閉繫於國。運人心不淺耳。

一國初取士用經。聖祖之意。原謂士子能發揮題意透徹。則通達事體。可以治民。故當時經義卓然可觀。毋論遠者。即如隆慶戊辰由誨女知之乎。一節。李石麓王試語眾考官曰。知只論真偽。不論多寡。知與不知而皆無自欺。只此真見。便是真知。誠就是明了。若說兇繇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夫子此言。反為不完之語矣。其程文具在。可稱千古絕唱。辛未先進於禮樂全章。

註云。及過就中。是重中字。程文通篇獨重質字。蓋論中則質勝。不如君子論質。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書意原是如此。甲戌學如不及一節。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上句言學。下句言心。至孫鑛墨卷破云。聖人論君子之心。敏於求而猶自歉也。通就心上說。書旨大明。丁丑子貢問士三節。註首節才守俱全。末節本末皆無足觀。程墨俱重本。做分明與註相反。蓋此章只重行。已有耻一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子貢所長。不重也。耻者不為不欲之真心。賜也達。夫子不欲其達。而欲其有守。故告以有耻。連不辱處。皆從有耻處出之。蓋以涵養為設施也。下稱孝稱弟。言行經。經通重節。義上皆屬行。已邊事。此夫子定士品之真。得是程墨而聖人語意皎然。壬辰仁者其言也。詎全章註言心常存。故事不苟。則為難。頭上應補存心。殊不知為非徒在事也。乃心之經營處也。為難非事不苟也。乃心常慎重也。故程文墨卷皆不另補存心。最為有見。孟子舍已從人二句。註言已

未善則舍已以從人。人有善則樂取而為之於已。兩句平說是年程墨皆一直說下。照下無非取諸人者。則從人即是取人。更無二樣工夫。况舜是大聖人。若待已未善而後舍。則所舍寧有幾何。惟其心至虛。雖善亦舍。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一處不捨。無一人不從。並無纖毫自用。所以為大耳。凡此皆有功於朱傳。而斷然可傳者也。以憲作言之。君子務本。註謂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夫事有萬端。本惟一。豈有一事即有一本乎。又豈有事時有本。無事時即無本可務乎。瞿景淳文云。培吾未滴之天。養吾未萌之體。蓋本立而道生。就未生處着力。此真務本也。不遷怒不貳過。此顏子心學功夫。閱曾而下皆不能及。故曰今也則亡。註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則粗淺甚矣。瞿景淳文云。太公以虛其體而不牽於易。祭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不搖於難。制之氣太公以虛其體是內不遷於心。隨感以安其常是外不遷於境。程子謂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不牽於其私。不淆於其氣。都是模寫不遷的景象。分明勝

註居敬而行簡二節。薛應旂為兩浙宗師。命題校士。諸生皆宗仲弓未喻可字之意。應旂曰。仲弓是賢者。豈有不識一可字之理。且均一可也可。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為優。可也。簡之可。則認以為劣。一字而兩解之。此是何等學問。自作一首示諸生。足破千古之疑。雍也可使南面。註以南面為人君聽治之位。商輅有文。只照下文以臨其民。泛說並不粘着人。君子路聞之喜。註以為子路喜夫子之與已。薛瑄講云。子見南子。子路嘗不悅矣。此則超然遠逝。得守身之正焉。故聞之而不覺自慶也。佛胎應召。子路又不悅矣。此則亂邦不居。得避世之義焉。故聞之而不覺欣然也。理意俱高。即使子路復生。亦必首肯。巧言令色鮮矣。仁。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王恕文云。內外常相低昂。飾於外者增一分。則存諸中者減一分。雖天理不容終滅。而聲容既盛。則實意之停蓄者。或寡矣。只依經寫意。並不因註改經。蓋仁為本心之德。言鮮則可言絕無。則不可也。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註謂王者之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楊繼盛文云。天子巡狩。則王者之轍迹。行於四方。故太史陳詩。而民風可考。不巡狩。則王者之轍迹。熄於天下。故觀風無自。而雅頌以亡。蓋古者。天子巡狩。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周室東遷。不復巡狩。而轍迹始熄。此論最正。若以詩亡。專指雅言。則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乃幽王以後。詩也。何復列於雅耶。以上諸公。有大識見。故有大發揮。大樹立。昆湖薛文清王三原。皆為名臣。楊忠愍為真諫臣。蓋舉業雖係文字。善觀人者。因是可窺其涵養。可覘其造詣。然全在說理。用意處。觀之。若徒取其詞采。是重枝葉。輕本根。殆非。聖祖以文取人。之深意矣。是編專主理意。間與朱註不合。而有碍於舉業者。一字不敢擅更。其程文已刊墨卷已出。而先輩諸名公。有文通行。灼然可從者。間為刪正一二。以便初學。非敢悖朱也。用以彰我朝文運之隆。而不拘拘於宋儒之一說也。荆川先生云。學者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當尊經而畧傳。不可信傳而疑經。卓哉。

大學刪正

宋朱熹章句

明袁黃刪正

親依舊作新。章句以大學為大人之學。人字。大者對小之稱。學有三。大謂體。大用。大究竟。而務親民是謂用。大不。限于小。成小康而務止。至善是謂究竟。大也。虛靈不昧。四字。極好。這。靈。竟。一。些。子。瞞。昧。他。不。得。乃。氣。稟。所。不。能。拘。人。欲。所。不。能。蔽。者。故。曰。明。德。如。浮。雲。掩。日。而。日。之。明。魄。絲。毫。無。損。今。日。有。時。而。昏。是。不。信。此。德。之。常。明。矣。又。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則。未。發。之。時。豈。便。無。功。可。用。耶。民。吾。同。胞。吾。視。之。真。如。自。家。兒。子。一。般。方。是。如。保。赤。子。真。象。象。方。不。愧。子。民。之。父。母。故。親。字。是。大。學。本。旨。恐。不。便。作。文。姑。依。舊。解。不。學。而。能。者。性。也。學。則。乖。自。然。之。性。不。學。必。無。入。道。之。門。故。學。以。復。性。然。執。學。而。不。舍。永。無。入。道。之。期。如。人。在。外。不。行。路。不。能。到。家。然。守。路。而。不。舍。永。無。入。門。之。日。故。既。知。學。須。知。止。止。者。休。息。處。也。至。善。屬。性。乃。擬。設。即。垂。趨。向。轉。停。者。一。有。欲。止。之。心。便。與。至。善。不。相。應。矣。故。須。止。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之也。明德者。虛靈不昧之德也。新者。革其舊也。止者。不遷之意。至善。則性體也。此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定。謂不遷。靜。謂常寂。安。謂無危。慮。謂靈照。得。謂得止。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然後可以見至善亦須至善然後可以言止也  
恐不便作文姑仍舊註然曰必至于是則進也  
非止也故去上半句

后典後同後做此○志有定向乃初學擇術時  
非知止以後事也心不妄動特不妄耳尚動也  
所處而安心處耶身處耶事精詳一飛在外  
面應酬上非心學矣今時文皆講得細故改之  
以明德對親民則明德誠為本矣就其中而細  
校之平天下先治國則國乃天下之本也治國  
先于家則家又國之本也本無定在勉處宜先  
恐不便作文姑依舊解

治平声後做此○格物致知綽有精義今皆不  
敢從但以知為識則認意見為真明為害不淺  
故去之致即孫子善戰者致入而不致于人之  
致看得到字明白不必言良而知自無不良矣  
今不敢依孫解而仍依朱解去推存極以推字  
大費力也  
治去声後做此○條目言明德親民而不言止

至善者意備于下節也朱子于上節治字音平  
声以其有為也下節治字音去声以其無為也  
經文上作致下作至皆有為無為之別故依註  
以上節分明德新民下節分知止能得必如此  
而緝領始條

儀刑天下須要有實踐工夫一一体之于身乃  
可作則不然即格致誠意皆虛見也故以修身  
為本  
以此知智及仁守而臨之不莊則民不敬乃是  
寔事  
誤古是字○誤字註有二釋審字為精故依之  
峻書作俊

人只是不能自新故因循蹉過苟能日新則此  
日以前之汚染已奮迅而悉改之矣到得日日  
新便無間斷似不能有所加矣復言又日新者  
謂于緝熙無間之際又加鼎新革故之圖也近  
日時文都如此做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主也誠真也

皆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主也誠真也

此大學之條目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

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格物有為物格則無

為矣知至以下皆然故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

所止矣意誠以下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壹是一切也格致誠正皆虛而修身則有實詣可為民表

故為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

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本謂身所厚謂家也

### 右經一章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太甲曰顧諟天之

明命大甲商書返照曰顧諟審也不涉人為而自然靈覺者天之明命也帝典

曰克明峻德帝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自者對人之稱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

銘警辭也苟誠也苟日新者誠能一日新之也日日新者無間斷也又日新者又如初日

之奮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

大甲

獅子捉兔捉象皆用全力君子應大應小皆用至理

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篇脩德及民造命由我故邦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

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

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小雅綿

蠻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說詩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

於緝之於音鳥○止於仁猶言住於仁也章句添安字極是

緝詩作綿

澳于六反莪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側下版反喧詩作喧誼詩作讓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俊

欽其所止也止于仁者由仁而行非行仁也下放此詩云瞻彼淇澳萋

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

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

終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

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貌備武毅貌赫喧宜著盛大之貌誼忘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

可象也道言也此明德之止至善也詩云於

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於戲音易呼樂音洛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詩周頌烈文之篇於

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新民之止至善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

實也此下釋夫子之言也不得盡者自然不盡也畏而曰大者不用刑而威以德也志者心之所向也知本者知明德為本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而今亡矣

只該言知本不必增末字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如惡二句形容誠守最親切遇惡臭而惡見好色而好不假安排不落擬設與見孺子入井景象一般真切今乃增出好善惡不善來又云皆務次去而求必得之全屬安排布置不誠之極矣旧雲南程義最好

閒音閑厭鄭氏讀作厭○誠中形外若說善之誠于中固于本文不類如說惡誠于中亦不可通惡本非心之所愜焉得而誠中耶此只言厭然一念是真耳此念既真自然形于外而人見其肺肝矣

所謂誠中形外者非謂既誠而後形也當此特時而已有十目視十手指矣與子程墨得旨胖步丹反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意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辭自欺者明知而明犯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

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獨之當慎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也心無

愧忤則廣大寬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也心無

愧忤則廣大寬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

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安舒也心無

愧忤則廣大寬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

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及懷款直及好樂並去声○忿者怒之發懷者怒之留恐者懼之端懼者恐之實好者樂之始樂者好之深憂者患之先患者憂之積四者皆下字深于上字乃心之不可有者不當說人所不能無也亦不可說心之用懷字分明有窒碍意欲動情勝亦說得大深但一有之心即不待動且勝乎羅云章句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益心不在焉以下方說應用之失視聽飲食一切當面踉過則喜怒哀懼之發鮮能中節可知故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也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声鮮上声○在已身上惟怒為難制故欲脩身以忿懷為先在人情上惟愛最易流故論齊家以親愛為先各舉其所重也常人之心有所有好惡便辟要得不

僻酒是好而知惡惡而知其美人惟一心好惡常不兩立如喜中着不得怒怒中着不得喜酒是心体廓然一私不立如明鏡止水隨物付形這便是圣人太公順應的好惡故曰天下鮮矣引諺只証愛之偏乃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以上節為偏下節為偏之害亦不可分上身上脩下為家不齊大全蒙引辨論甚詳一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一上二節俱說偏處故用反結

弟去声長上声○全章分二段首言齊家即所以教國而以指其立教之本為甚真又指國人從教之速而舉堯舜以証之使人知在自已身上用功齊治之理無餘蘊矣後段引三詩以味歎之  
人知孝以事親而不知乃所以事君正見家國一理不必說推字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懷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懷怒也四能察則心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使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教於家者也而其道可通於國此所以家齊於

中去声○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緊要  
在心誠求之一句

饋音奮○會與仁反戾與讓及仁讓之化必待  
行于家而後國人與會戾之失總見于君而國  
已亂机琴牙也如矢赴的瞬息不置其言其速

帥不是驅率乃以身作則之意

好去声○后即先難後獲之後有置而不用之  
意易謂言出乎身加乎民則令乃出乎身者非  
藏乎身者也惟好則在主宰中乃隱而不見者  
喻字以口以喻如人食物口知其然而不能言  
者也故曰不言而曉

天平声蒸音臻○三詩首言家人次兄弟次四  
國亦畧有序前二詩就上之帥說故曰教國  
人後一詩重民之從說故曰民法之總一理  
也只重及復味嘆上

長上声弟去声倍與音同黎胡結反○此章首  
二節論黎矩乃一章之大旨次三節論黎矩之

四書則正

上而教成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  
於下也

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明立  
教之本

不假強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債

事一人定國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債  
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

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

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

也此又承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而後責  
人之善無惡於已而後正人之惡所謂怨

也令出乎身好藏乎身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  
結

上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  
天之篇天

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之子指女子之詩云  
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  
雅蓼

蕭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

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  
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

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味歎上文  
之事而又結之如此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

得失自先慎乎德以下論絜矩理財之得失楚書曰以下論絜矩用人之得失生財有大道至末論理財由于用人也

章句以上老老三句為家齊而國治絜矩為平天下看來平天下功夫都重在君身上國典天下亦不必分觀下所惡一節可見矣

惡先並去声○好惡平等而惡尤難公此節即所惡以明所好惟仁人節即能惡以明能好其意可想矣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声下並同○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于親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

節讀為截辟讀作僻修典義同○此慎字直從慎獨處生來蓋從念頭隱微處收得乾淨而所好所惡無不自慊也章句泛泛以謹字替之未足

上長長而民興第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老吾老也興感而起也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解絜矩義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

帝言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

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不可不謹而言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謂得國有國不患無財用矣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以德為外以財為內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喪去声儀詩作宜峻詩作駁易去声

先字最重對人土財用說見得此点灵明是人本心故人不聚土不必闢財用不必謀而緊

緊先慎守此点灵明章句德即明德有理知德為明德則知慎為慎独矣

爭民施奪還是爭民之財而施之以奪若說爭聞其民當在施奪之後不當在施奪之先也

四書

刑正

刑正

刑正

刑正

刑正

悖布內又

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是故言

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至此又因財貨以明黎絜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

之矣因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

善以為寶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為

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子犯也亡人

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此二條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

說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乱反媚音冒○不曰無技而曰無他技他字重看就己言惟有此忠君愛國之長別無他技所謂只有此更無他也自人言則人之技視之皆如己之技所謂莫非此豈有他也斷斷曰註專一之貌玩兮字斷斷當

連下無他看專一最是朱子易以誠字便覺不切其如有容不是言如物之有容乃是狀休休能受之貌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

命程子作怠鄭氏作慢未詳孰是遠去声

菑古灾字夫音扶○好惡情也不拂情而拂性推本言之耳蓋人起念之後則拂其情人未起念之先則拂其性拂人之性豈但人惡之天亦

四書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

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秦誓周書斷斷專一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

違拂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逆猶逐也媚疾之人

妨賢病國仁人至公故深惡而痛絕之既能惡人則必能愛人矣見賢而不

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而不能遠過也此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逆也好善惡

惡之矣故災必及身

初言得衆失衆人說次言善不善就身說三言忠信驕泰就心說所謂語益加切也

恒胡登反○國無遊民朝無倖位以人言故章句用者字不奪農時量入為出以事言故用之字幸未會該鄧以讚墨卷適合此格張江陵大加稱賞遂擢元

畜許六反乘歛並去声○四馬曰乘畜馬乘是大夫有車者不必言士初說也卿大夫以上即

惡人之性也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

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道謂脩己治人之道發已自盡為忠循物

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

財恒足矣 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

則用之舒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

財 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

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

庫財非其財者也 事終謂輸將皆畢也有恃其財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

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大夫畜馬乘下大夫伐冰卿大夫之家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 長國家而務財用

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

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自由也言出小人導之也此深明以

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長上声○好惡拂性災必逮身矣今文使為國家宜天災與人害而並至也

寒且天災與人害而並至也  
具上言○秋寒漸出災必數具矣今文對國

昔必曰小人矣然為善之小人亦與為國家  
訓謂以下對上之言  
也下乘之案其來世也  
以薄為味也  
百樂燮之曰豈有盜引此語固不以味  
案不畜羊百乘之案不畜樂燮之曰與其

中庸刪正

宋朱熹章句

明袁黃刪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万物朱子本太極圖來作  
解他先把性即理一句作昌次插入陰陽五行  
漸也說到理上遂丢了氣在承理一邊說云因  
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德順五常之德以從順  
應陰陽以五常應五行可謂密矣然中庸說天  
命與氣何干又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豈有理  
外氣先理而成形者又豈有氣外理後氣而作  
主者謬甚又照下方物有逐句皆兼人物此典  
告子生之謂性有何差別當時其門人劉敞已  
深非之矣幸訓循原是旧註率字滿循字淺率  
字有祿性而出之意在天而行隨緣合則非自  
然非不自然至謂日用事物之間各有當行之  
路則無事無物之時豈便無道乎脩道就氣稟  
說極是求之禮樂刑政則遠矣  
南去声○性之德承上率性具于心含下性情  
無物不有是橫說無時不然是監說不曰無時  
不行而曰不然也字正對無物不有說謂無一  
時不在物上也以須臾重時故耳初本云則為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性即理也率循也道猶路也脩品節  
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有教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  
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有  
敬畏雖不見聞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慎其獨也  
獨者無  
對之稱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外物而非道矣定本云則豈率性之謂哉初本  
詞明定本意勝故從之章句雖字亦字全與本  
文相違其意謂見聞時常敬畏矣雖不見聞亦  
不敢忽也本文曷常有此意哉君子若書當字  
字從身體貼若實友之干身從朝至暮那有不  
見聞之時有物見物無物見空故眼前不見物  
時只可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睹除非是熟睡  
時始無見聞耳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睹  
聞于此戒慎恐懼是就聰明所不及声色所不  
到也然七檢此是聖門第一路工夫本文分  
明曰可南非道而朱言不使南道于須臾是又  
認道為可南矣其所認之道與子思所見之道  
何啻天淵至以此節為存天理下節為遏人欲  
一發文商

見音現○跡雖未形机則已動楊氏說也人雖  
不知已獨知之謝氏說也朱子合而解之既常  
戒懼而此尤加謹只好空談依他川功便難下  
手必前稍寬此處方可加謹若既常戒懼無纖  
毫空缺矣此處又如何加謹耶獨者無對之稱  
目與色對不睹則離色而獨矣耳與聲對不聞  
則離聲而獨矣時上發得此独体现前內不緣  
情外不緣法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除相便是  
慎独便是脩道實功便是至賢真正正性脉絡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朱子曰慎独而中和  
出焉中和須根上說來為順朱子以未發為性  
亦不錯無所偏倚形容中的模樣其源則自識  
性未行處來譬如明鏡全體莹徹累無纖塵染  
着何有偏倚這便是独体這便是睹聞不到處  
于此券得好如明鏡當空妍媸隨應何曾有纖  
毫滯碍所以發皆中節終日喜怒哀而未嘗喜怒  
豈不是順應無情其未發則涵天地万物而植  
根于不睹不聞之中故為大本其中節則推喜  
怒哀樂而共由于天地万物之大故達道若以  
此為明道不可爾則迂矣

中和分配位育丁未程墨即不用其說若論用  
功戒懼則從外面約進去慎独則從裏頭精出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識情不行故謂

之中發皆中節順應無情故謂之和衆理從出故為大本古今共由故為達道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極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初

非有待于外而其

實亦非有兩事也

右第一章其下十章益子思引夫子

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者未發之謂脫得情識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時中者時時存此未發之中也君子而時中者有君子之德而能戒謹不睹恐

與戒謹反無憚與恐俱反

右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過則失中不及則未

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脩道之教又衰而民不率性故鮮能久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也道必心融而後行故不行之弊在智愚亦必躬踐而後明故不

明之弊在賢不肖增不得一毫故人莫不飲

不可過減不得一毫故不可不及



來意分兩路如何下手又天地言心万物言氣

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支离之甚

右第四章

朱子分中庸為三章以首章十二章二十一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為支頭各用大字註今姑存之以見其支分節

右第五章

解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君子小人對言庸字最重且註而平常之理一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句全無骨力故稍更之

舜乎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見大則以小為非見薄或疑厚為過此執一而不能執兩也舜虛明普照總持無遺而用中于民此其知為行者也

時中章句有三層意思先說隨時以處中論工

右第六章

夫也次說中無定体隨時而在故當隨時以處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中惟能隨時處中故無時不中此處不重工夫

亦不重本体故只說無時不中

鮮上声下同○路史云君子之于中無過也有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不及而已矣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耶章

能期月守也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言知福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句以過對中以不及對至正用路史之意講至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字須就不及一邊模寫方與章句合

服膺而弗失之矣回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顏子擇

知者之知去声○道不行由于知愚則心力費

右第八章

徹處即行也非知外有行也道不明由于資不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肖則踐履光輝處即明也非行外有知也此節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

全重知行合一而章句不及故補潤之

道不可須臾離人則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故

口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知其味則須

與轉凡而成至不知其味則自心本至而墮凡

知是得其本心察字還淺替不得知字章句既

以道不可離釋人莫不飲食矣首章又云不使

離道于須臾是不憂人之不知味而憂人之不

飲食也

知去声與平声好去声○舜之心純是虛体一

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問好察逖言二

好字從性中流出隱惡不但是不宜在己在人

一也圣心純粹纖毫留見惡便化了連胸中

亦無停蓄處揚善亦不但是不匿章明其事或

顯用其人皆是兩端不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若

在衆論上求倘一時皆言厚或皆言薄便無兩

端可執耶執不是量度以取中乃是攝柄在手

人都執一不能執兩端其兩端大小厚薄都在

掌中便是摠持法門用其中于資人君子易用

其中于愚夫愚婦難舜有精一工夫如真丹在手点鉄成金在民發之為述言在舜用之為玄德矣予丙戌墨卷倫於此意其斯以為舜乎猶云這个統是舜戊辰會試衆皆講其斯以為智獨傳夏器在舜上講遂為擅場之作

予知之知去声音音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此節重能擇而不能守故以上段為喻擇簡真去偽之謂脫尽枝葉本真乃見只有一理安得有衆理亦非好問用中之爭即中矣豈不能期月守耶

此重行不重知重句諺

三者亦知仁勇之爭此元晦支离滯疾以舜為知回為仁由為勇說者猶或非之而况此三者乎中庸之道靠不得聰明窺測靠不得精神鼓舞靠不得氣魄擔當論本體不涉声臭論工夫不涉視聞斷非心力摹擬之所能及故曰不可能章句義精仁熟之云乃講惟圣者能之非贊中庸不可能之本旨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路仲由也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

強與抑而強與抑諸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

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衽席也金兵屬革甲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

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

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

不變強哉矯四者不勝人而自勝汝所當強也矯強貌倚偏着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求隱僻而為詭異知行皆過有述亦非矣故聖人不為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則自畫矣故聖人弗能

止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與中庸為一故曰依脫盡情識雖遯世不知自無幾微悔憾此聖人之能

事也

右第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以四者為中庸之不可能不當素按漢書當作索○漢藝文志曾引此言恐亦不足為挾也

註有合理而不可用者如此節至誠無息云云論理則是以之入講則非圣人口氣矣

費符未反○昆湖先生嘗言朱子解費隱二字故言用廣體微若作文只宜講費字隱字須在言外見出隱非言語見門所可及也

與去声○圣人有其不知其不知也即道也圣人有其不能其不能也即道也本註圣人固有

所不能及極是侯氏謂孔子不得位乃不過也非不能也堯舜病博施乃論事功不論道体若問禮問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鄒子則知之且又在聞見節目上亦非道也至履載生成之偏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人何嘗以是而憾天地哉

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此道体也近而夫婦不能遺遠而聖人天

地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所以然則隱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体而言聖人固有

上下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鸞鳴類戾至也

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而隱在其中矣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申明道不可離之意其

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以率性為道極是但云衆人所能知能行是言人不遠道非道不遠人之旨矣

晚研計及○張子于伐柯節則曰以衆人望人忠恕節則曰以愛己之心愛人末節則曰以責人之心責己意亦近之但此三節意本貫串不可三件平分

遠人不可以為道故須以人之道治人之身然人之道不必在人身求即已身而具足矣己之不願施即人之不願施禁而勿施治人之道得矣子臣弟友又不願勿施之实用力施吾所求乎子即吾所願乎子者也以事父未能則吾之所施于父者有非父之所願者矣以此自責自脩而至于樸樸則忠恕之事始畢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率諸性本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商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不遠猶言豈

不遠也睨邪視也君子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能知能行非欲其

遠人以為道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

是也不願勿施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忠恕之事也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忠恕之事也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忠恕之事也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忠恕之事也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

忠恕之事也

夫子贊乾九二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至此則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謂之德則孝弟忠信實有之身矣但措之實踐皆至理也故不言謹而言行庸言是孝弟忠信之言故不言信而言謹不足是心體微歎處有餘是道理盈溢處我之致謹于言行如此凡我君子何不篤實而慥慥乎有期望之意胡何也與豈字不同豈何以豈字替胡字而以為贊美恐非今亦不敢擅改姑虛之以待擇

素位不願不可作兩截位在是即願在是君子無离心之行亦無兩位之願

難去声○章句以此節為素位而行然則自得處豈不屬心乎又以下節為不願乎外然則上位於下位豈非位乎○援平声

易去声

正音征鵠工毒友

行遠自迓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妻子兄弟父母摠是日用卑近處從此克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不可以妻子兄弟為卑近而以父母為高遠也  
好去声耽詩作湛亦作耽音洛

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求猶責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慥慥篤實貌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

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素富貴行乎富貴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

小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乎地也

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也  
子曰射有

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鵠射之的也

右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  
辟譬同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

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

詩而贊之順者心與理一非徒和樂而已  
子思引此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鬼神總只是一個既曰天地之功用又曰二氣之良能說得玄虛令人不知是何物儒者泥理而昧事不足憑也以性情功效為德亦不明白王恕以福善禍淫當之有理

齊側皆反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敦○此非是空說圣人指點此休要人會悟天地間只有此靈竅在造化謂之鬼神在人謂之心上兩節正見靈竅之昭著然皆微之顯也此正是吾人一点真心自不可掩耳說陰陽合散便覺支離  
夫音扶

與平声

受命是受保佑之命不必說定為天子倘一時有兩大德將皆為天子耶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鬼神即祭祀之言性情也為德猶

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

可遺

鬼神無形無聲然為物之體而物不能遺則其德盛矣

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

齊猶肅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克滿之意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

著如此乃體物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不可射思

矧况射厭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微之顯窳冥中之昭著也萬形皆幻實理難磨故誠則不

論可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

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

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

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

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

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

篇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章節節要見能盡中庸之道若說文王父賢子至而無憂只是一時之遇矣非道也不知父為賢父纖毫不肖便愧承先子為至子率作稍虧便難開統此正當有憂者况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承之者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所以授之者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憂也  
大音泰○尊為天子四句與舜同特不言德又曰身而不曰心曰不失而不曰必得語皆有辯

追王之王去声○追王太王王季者明王業之所基也先公之祀又推追王之意以制之達天諸侯以下又推上祀之禮以行之斯禮也禮字正項上天子之禮

章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其悞後人說者誤認謂字為祿謂自嘉靖庚子南京趙錢墨卷出而其論始定其文云在天下則謂之天子之孝在一國則謂之諸侯之孝云云乃知今之時義不獨通經為難通傳亦難  
不曰善繼先王之志而曰善繼人之志者蓋泛論其理不專指武周也註指上章武周亦是推以見例非正解也  
章句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通于上下之語也然觀下節皆言天子之禮則其說難通矣即以時食一事言之月令孟夏以彘嘗麥仲夏以雉嘗黍蓋以含養庶人所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武王繼大王

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

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

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緒業也壹戎衣一着戎衣而功成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

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

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

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

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近者追王遠者崇祀皆所以成文武之德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夫孝者善

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善者不泥其迹而能續其緒也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宗器先世之重器裳衣先祖所遺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

當僭者耶畢竟春秋節是時祭典下文嘗之義應宗廟之禮節是太廟之祭與下文禘之義應

位與禮樂俱就祭說愛敬二句慈上三句看出事死二句緊承上說自其行此禮而無一處不通曰達自其死此禮而無一毫不到曰至惟其至所以達也

主宰曰帝尊無典並故曰上郊祭天事其饗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不言后土井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是此心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爭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左昭右穆而子孫亦以為序序昭穆者序

子孫之昭穆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實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使賤者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辨其毛髮以為坐次也踐其位行其

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曰死既葬曰亡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之大祭嘗時祭也視諸掌言易見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

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滅

也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政舉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

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即蒲葦易生之物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故為

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又仁在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則人之心也

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

惻怛慈愛之意宜者事理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

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自故為政在人至治天下國家矣言人存則政舉凡為天下國家至末言政舉由人存中間節七相對極整齊先言文武之政次言其人存則人字就指文武說雖兼君臣須重君一邊故篇中大旨節七歸重君身上夫昔扶○君臣合而成人道此論尤粗人道極于知天擇善固執同于天道故人道立而行政自敏地道立而生樹自敏皆就一點真实际流出來此人字即上人存人字為政在於得人而人未易取備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員平直不能外矣故取人以身規矩準繩何在入道是已此身終日在五倫中盡倫即身脩故脩身以道然非一點真心貫徹于五倫中則所行皆是格套故脩道以仁殺去聲○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言仁必言義所以完人道也人字章句不指心而指身然則具此生理者心耶身耶曰脩身曰親曰

尊賢九經之目已具

春秋大一統則天王而下皆下位也夫子欲哀

公尊周故重言之今姑依註作誤

事親知人知天章句俱承上文而言按此處事

親卑說事父母與下順親相應上文親七九族

之親俱在故用殺字知人亦與尊賢不同至改

禮字為天理而謂知天即知此天理一發牽強

若依其說須先有禮然後有義有義然後有仁

悖戾甚矣

知去声○一對三五而言未可露誠字

強上声○章句以其分而言以其等而言去商

之甚生知安行只有智而無仁字知利行只有

仁而無智天下豈有此等道理耶且時文不川

故悉去之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声○以三

近為身之次亦屬杜撰

既云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則脩身在天

下國家之前矣及叙九經之目又從脩身說起

乃知人已非二物体用無二理境來只是一個

工夫

或問云敬大臣体群臣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于

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自親七之殺而推

之体字子字章句已明以道而招集之曰來隨

順而不拂曰柔愛念而保護之曰懷

上曰脩身以道此曰脩身則道立所立者即其

所脩者也百工者財用之所自出如織維可以

四書冊正

修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人取

修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當事親欲盡親

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殺等皆

天理也故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

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

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道者天下古今共

者知此仁者休此勇者強此也達德者知

天下古今同得之理也一對三五而言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

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所知所行子曰好學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言未及乎達

事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天下

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凡為天

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

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体謂設以身處其地

其子也此列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

九經之目也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



足衣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  
農末相資只就貿易一事說非其旨矣觀下日  
省月談全不在貿易上四方歸之亦不特行旅  
願出于其塗即居者耕者皆願為吾之民也故  
刪之

齊側皆又去上声遠好惡欽並去声既讀曰饒  
許氣及稟彼鍾又稱去声朝音潮○此礼字即  
前礼所生礼字脩身之原起于礼故即以礼而  
脩身也九經之爭言勸者六可見事非徒事蓋  
有勸化寓乎其中焉此以彼為親而親之則彼  
亦以此為親而親之故曰勸親也官盛只是德  
懋也之意任使是委仕而使之也蓋君之使臣  
徒責之奔走是役使也授之職而不委心聽信  
是以事使之也任者倚仗之謂任而使之則虛  
心委付矣恐不便作文姑依旧解秋官環人掌  
送迎邦国之通賓客以路節送也及疆此所謂  
授節也地官遺人掌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  
客鄙野之委積以待聽旅此所謂豐其委積也

然則授節非独送往委積非独迎來矣章句何悞

道極于此心純一之中而推其餘以為天下  
家之用者皆其粗耳然非致其精于已則其粗  
亦不能以為人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學問最  
怕汗漫而無歸故三達德典九經皆告之以一  
路其却反行去声○言前定者不是先時料理  
其言也事前定者不是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  
皆在外而理則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于未發  
則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心確有真宰万變不  
搖則謂之前定前定即豫也言之而有所窒礙  
曰路内省而惡于志曰政行有不樵于心曰困  
取之而不逢其源曰旁  
章句上言先立乎誠故以此節為推言素定之  
意蓋謂推重于誠耳若謂獲上豫于信友信友  
豫于順親全在事上說一發差了一  
前說思脩身不可不事親則事親在脩身之先  
此說不誠乎身不順乎親則脩身又在順親之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此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于已而可為  
民表不惑謂不疑于理不眩謂不迷于專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博而  
威之所制廣故天下畏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  
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  
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  
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此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  
任使令也既稟即餼稟稍食也稱事考其  
事以上下其食也往則授節以送之來則豐  
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  
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  
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此九經  
之實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豫素定也跲  
顛也疚病也在下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  
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及諸身

先矣前說思事親不可不知人則知人在事親之先此說不順乎親不信乎友則事親又在信友之先矣如此說得周密

中並去聲從七容友○誠身工夫全在明善上善即繼善之善是我本來真性常人昧却本來所以商真遂妄倘當下識得本心則真性自然顯露任真而出何假思惟信心而行何勞勉強一念如此便是一念圣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圣人苟未能然須是擇善擇求明也時時保守此明便是固執譬如家有千金藏在櫃中偶然忘了只管向外馳求及至得來依舊原在櫃中不從外得亦不問向來馳求之力擇善工夫亦是如此理不完具何用外求

朱子以博學四句為智篤行為仁有弗學節為勇決裂唯從學問思辨行圣人為下學開方便門非謂學問思辨之後始措之于行也凡謂之行首只是實落去做這件事實落去學問思辨就是行了

有弗學是有不必學者或云只是說言皆通若云不為則已便有碍矣至賢學問豈有得已者以明為擇善之功以強為固執之效此是朱子學問實落論道理須是擇善固執一齊用了然後可明可強若擇而不執何以破愚執而不擇何以起懦作文決不可依他分配况中庸學問又大不然道之不明其弊在賢不肖此擇善無于道之不行其弊在智愚此固執無與看其中庸透徹自不用如此分疏

自誠而明者非誠之外有明也一真不動而方象昭然誠則就明了目明而誠者亦非明之外另有誠也見得真時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無不是實明則就誠了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章句一則云無不明一則云可以至于誠于本同之中分作兩樣遂令顯然道理反起疑端

章句察字是察于人倫之察由字是由仁義行之由但不曰察于人倫而曰察之不曰由仁義

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文推言素定之意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承上言誠者無為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有為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絕乎天者也未嘗不思而擇善未博學之審問能不勉而固執此則人之道也

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有弗學學

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此言為則必受其成而當百倍其功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右第二十章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

則誠矣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所謂性之者也天道也先明善而後誠

身者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自明矣明則自誠矣此天人合一之道也

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天道人

道之意而立言也此下十二章皆子

思之言以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行而曰由之便是工夫字眼非至誠尽性之旨  
巨細精粗左屬有迹且亦不終始本末內外  
体用之類何皆不言而直言巨細精粗耶知人  
物之性亦我之性則已性既便精無不貫氣  
無不流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非知明也當之  
說也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勸不怒而威  
從未足以尽民物之情者况有知有知耶當聲  
名洋溢之時霜露所降之地必欲知明也當而  
後尊親亦淺之乎疑至誠矣

尽性工夫都從隱微處做起故欲致曲即心曲  
裏曲之曲乃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也致者  
無幾微不憚無纖悉放過致力于隱曲之中不  
涉見解久之一切真矣凡顯處可飾微處不可  
飾故惟曲能有誠若說一偏則偏處烏能有誠

見音現

道也之道音導○誠以心言則物之所以自成  
物字當就事物說  
不誠屈人之心則物之終始物字亦當就物說  
章句得是理四句乃論其源頭非正訓也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至誠盡性者德極其實而天命之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故盡則俱盡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指誠有未至者而言也曲即裏曲之曲形者自中而發著則如顯矣明則光輝發越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融其迹也積而至于能化則不異于至誠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徹始徹終皆實理所為人

知去声○仁智是性之德發則俱存則俱存又身合内外之道不可分体用

故至分明承上章來語未絕而截之以見分章之裂道

博厚高明原至誠之所本具者不俟擴張而自深厚不待發越而自巍煥積字發字皆費力宜善看

本文未嘗說天地作文只就至誠上模寫與天地同用不必泥

見音現○此是總贊至誠功用之妙不必屑屑分配天道何嘗不交地道何嘗不章

不測不專指生物之多即一昭昭一撮土亦自有難測處

誠一不二此處不可露出只講博厚高明悠久至於穆不已處方点出誠來乃是中庸本旨

夫音扶華藏並去声卷平声勺市若反○不二不息亦非四條所重

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誠者非自成

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以

自成而亦能成物道以自道而仁知皆性道無内外也措見于事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徵

於中也微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明此以其驗于外者言之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

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博厚所以載物也高

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内外

而言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博厚配地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

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

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

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

也悠也久也言天地之道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今

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

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

於音易乎音呼○不顯與上於穆同俱幽深玄遠之意章句猶言豈不顯候也前云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即今耳目見聞處是虛假心意卜度處是虛假擬心去妄存誠亦自虛假蓋此个都是仗境托物而生者境物非常住客得無間斷耶要不虛假須是知詩之於穆不顯非耳目之所到豈意識所能窮在吾人自契自証而已

道之入于至小而無間是即小處見大其意亦是但平心細看則三千三百正是大而無所不貫况本文分明曰優優大哉若說小似與本文相悖  
德性是人人本具者明知其不欲不為而冒昧行之者只是忽畧了德性故須尊之然不知所以尊須要問不能尊須要學若舍德性而問便是及問舍德性而學便是徒學孟子原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豈不是尊德性存心致知原非二事未有心不存而能致知者亦未有知不致而能存心者故只依本文釋之

倍與背同與平聲○前說在上位不陵下是不欲侵欺乎下也此曰居上不驕又欲其以不凌者而自治矣則說在下位不援上是不欲求附

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

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龜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昭昭猶耿耿

其一處言之及其無窮蓋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詩云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

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

亦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

息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天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天道之極于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大哉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克足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

入于至小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

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凝聚也成也故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

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崇之為主

曰尊由而不離曰道尊德性道問學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矣

而極理則盡其精微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矣而處事則道乎中庸涵泳乎其所以

知而理義日新敦篤乎其所已能而節文日謹此尊之道之功也是故居上

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

乎上也此曰為下不倍又欲其求合乎上矣前說國有道不交塞是欲不交未達也此曰其言足以與又欲其顯達矣前說國無道至死不交是雖死無妨也此曰默足以容又不欲其死矣橫說一遍豎說一遍極是周匝

好去声裁古灾字

書名書即字也各即字之声也行去声

此章屬為下不倍則亦字當重看

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

之謂與典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反復也非天

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

之體也度品節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

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

敢作禮樂焉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

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杞夏後徵諸也宋殷後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

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故當從也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寡

過寡民之過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

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

從上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不可考下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

在尊位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王夫声○玩上下章大意則三重宜指德位時今依旧註作文泛說為長

有望不厭只就上三句看出非上是行于後世此是行于當時也

惡去声射音如詩作數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君子指王天下者本諸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無言行而言道無法則而言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辟音譬疇徒報反

脉絡分明根本盛大應天地覆載出無旁往不息應四時日月按譬如天地之足覆載形容仲尼之德已足四時日月只就天地中抽出言之非二事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土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于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知去声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五者皆就至聖心体上說子思原不分質與德也

見音現說音悅

施去声隊音墜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也察明辨也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言克積極盛而發見當可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

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治絲之事

夫音扶焉於虔反○朱子謂此典上章行表裏之分上章屬表故言足以有臨等言其用之祿也此章屬裏故言經綸大經等言其体之深也惟足以有臨故言時出之惟經綸大經故言夫焉有所倚惟時出故言如天如淵惟無倚故言其天其淵故非至莫知至誠至至只是一個人觀其表則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觀其裏則非聰明至知者莫能知可見其尊其親之內不妨有未知未亮之人難知難識之中不妨有合敬合愛之德

肫之純反

後能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懇至貌以苟不固

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



衣去聲綱口迥及惡去聲闔於感反○衣錦綱  
今詩凡兩見不止碩人篇也子思改作尚綱尚  
字最重謂特加之以掩其錦也此是一篇大頭  
腦下曰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  
直至無聲無臭只完此尚綱一念  
淡而不厭三句正形容闔然日章之實知遠三  
句正指闔然之實下手處也上二句重近字自  
字下句重微字非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風即風動之風風必有自來自字最細請章泥  
內外之說分屬身心上句可言風必被動乎物  
然後是風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

詩曰衣錦尚綱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又推其極也詩備風碩人篇綱衣禪衣也尚加也尚綱故闔然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暴於外而無實故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

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

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言君子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為己之功益密矣故下引詩并言其效詩曰秦假無言時靡

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缺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惡去聲○闔然君子之志也故其所惡者在文  
之著稍有一毫務外之志不待其形乎外而此  
志即可惡矣猶言無愧于心不明

相去聲○此章原與首章相應故章句以上節  
承莫見莫顯此節承戒謹恐懼

假格同缺音夫

既云幽深玄遠不當復言說見二十六章矣

賴由酉二音○声色為末則其本在不觀不聞之先矣毛猶有倫則獨為無對矣摠來只是個工夫

中庸

十九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幽深玄遠之意承上言

天子不顯其德而諸侯法之則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德淵微自然之應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

篇引以明不顯之德而聲色乃化民末務但言不大則猶有聲色者存未足形容不顯之妙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似矣而謂之毛則猶有可此者亦未盡其妙也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乃為不顯之至耳

右第三十三章

中庸卷終

論語刪正

宋朱熹集註

明袁黃刪正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者學為君子也學之不巳曰

習時習者隨時而習也說喜從心生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

善與人同故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含問意

君子成德之名學在已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有子曰其為人

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

有子名若順親為孝順長為弟犯上謂干犯上人鮮少也作亂

說悅同○初註言明善復初二言時復思繹皆重和三言學者將以行之曰將則學猶未行矣宋儒以讀書窮理為學及不若時文兼知行為穩故去之又註言學之不巳如鳥數飛則習字中原有不巳意言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發時字已明今融其意而改正之樂音洛○同門為朋出自爾雅同志為朋出自易大傳自古無以同類為朋者不然聖人之于民亦類也豈皆朋乎論學則自近以及遠論應則重遠而輕近孔子道高德博三千之徒不遠千里而來至魯問孔子則曰此吾東家丘耶可見遠人之觀聽最公而近人之耳目易玩也典人與衆原自衆休如我一人為善固衆不如一家為善尤衆一家又不如一方若說已之善及人人來信從我然後樂則私而小矣大舜一生學問只是舍己從人然則人之善及我與我去

信從人又何嘗不樂耶

愠紆問友○以理論則成德君子何怒之可含以字論則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愠今天暑何嘗怒他只是令人悶耳

弟好皆去声鮮上声下同○尔雅釋荷曰其本慕其根藕本與根原是二物朱註先說愛之理以此章重愛也不知愛從心而出上節二好字皆就心說事有万端本惟一一致凡事專用力于根本豈有一事即有一本耶豈有事時有本無爭時即無本可務耶瞿昆湖文字講塔吾未窮之天本立而道生就未生處說本最是道在本先仁在孝弟先若說仁道自此生則仁反為枝葉矣

仁者本心之德言鮮則可言絕無則不可省悉并反為去声傳平声○曾子之意專慮不忠不信不習此孔子學如不及之心文王望道未見之學也若曰無則加勉便非至賢心法矣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一發支向

道乘皆去声○敬則有事而信不專民凡待臣交隣之類皆要信

弟子之弟上声則弟之弟去声○孔子剛正五經以教弟子故知不獨詩書也

盡倫之外別無學故子夏云然士午南京程墨皆依此講若說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乃商量未定之詞非子夏確然尚實之旨矣

惓只是畏不必說難苟非真心改過即易若先惓改况難者乎

則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逆矣

仁之本與務專力也本近根之幹也仁人心也為仁猶曰行仁謂孝弟是行仁

之本則可謂是○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

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則本心之德少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弟子名參盡心為忠實心為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

乎傳不習乎曾子弟子名參盡心為忠實心為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

於○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理也千乘大國也敬者主無適之謂時謂農隙之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謹者行有常也信者言有實也汎廣

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五經六藝之文

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弟子卜商也賢人之賢而易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子曰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往來無戒辭友

之實理故宜主之無友不如己者所以輔仁

益而有損過則勿憚改憚畏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

之與之與平声下同○聞即吾其與聞之聞

行去声

礼者性之德不可分天理人事為二礼之與皆出于自然之理其於處即是和也非体與而用和也人情有此真喜然後為嘉礼以餘之有此真哀然後為喪礼以行之若無喜而徒行嘉礼無哀而徒行喪礼則不足貴矣然知貴真情而

尽廢礼文則亦不可行也

近遠皆去声

好去声○若謂志有在而不暇及則道克之後豈便暇及耶有道是得道之人與事物當然之理無干

論語上

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

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

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弟子抑反語詞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

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

之與温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

于人者也其諸語辭人他人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

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在子不得自

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又○有

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

由之禮出于性而順情為和故其用以和為貴先王制礼者斯指和而言小大經曲

也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

行也小大皆由而復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礼節之則亦非

礼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後賤言也恭致敬也礼節文也因猶依也

宗猶主也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於始而慮其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

其自失之悔者矣○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不求安飽者心專於求道也敏事者心嘗奮而不息慎言者心嘗歛而不放也

就有道之人而正其是非則心常虛矣故可謂好學○子貢曰貧而無

論語上

樂音洛好去志○子貢貨殖先貧後富或有之然無誦無驕未必執已所長而問只是詢其理耳

嗟七多及真平声○切磋琢磨見大學註故此句可刪重四如字不重治骨角等也其斯之謂是子貢悟境若說自以無誦無驕為至看得子貢太低

人之知己只欲其知吾是不欲知吾非只欲知吾正不欲知吾邪則知人亦然凡稍具隻眼者小人到面前雖善覆藏吾亦如見其肺肝惟彼之學問高吾一着吾便不能測矣身在堂下豈能辨人邪正故不知人乃是自家學問有虧自家良知未廓病切已身故當思若不反躬自責而欲辨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共音拱亦作拱○朱傳此處政字只言正人之不正至下道之以政方說法制禁令極有道理可見為政以德不用法制禁令只是以身正人

如作則建極之意今作文者及兼法制說誤矣

詩三百十一篇摠是無邪之訓其以鄭衛以下為淫詩者朱子創為之非定論也決當依孔子大序子夏小序作刺淫之詩然後不悖此章之旨蓋刺淫則思始無邪若以淫人而自味其非僻之思則邪甚矣况季札適魯觀樂而鄭衛亦虧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也何自而疑其淫耶道音導下同

人之有志如樹之有根直至從心所欲此志亦不失者若三十而立便謂無所事志謬矣不感知天命亦無當然所以然之別衆體皆以形用而惟且則以声交最微妙而圓通者耳順則一切声塵不相違碍矣若說声入心通則圣人未六十時豈声入尚有未通乎衆人溺于欲賢人道欲今從欲而不踰矩則人欲即天理矣為學之道執漸者未化執頓者未圓頓不漸故無

誦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誦卑屈也驕矜肆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詩衛風淇澳之篇子貢聞教而恍然有悟于言外故引是

詩以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明之

知來者往其所已言者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知已在人知人在已不知人則已之良知有蔽乃實學之歟也故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

為政第二

之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天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駟篇之辭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猶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道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也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言躬行以率之而又有禮以

之則民不特有耻而又能格其非心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志立心之矩三十而立立守之固也四十

而不惑不惑知之明也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知其原也六十而耳順耳根通故無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

矩

階級內仍設梯航漸不崩頽故有進脩中仍無階級今日進德之序圣人未必然又曰圣人固無積累之漸因其近似以自名皆非也

養去声別彼列文○古者養親有六珍之礼下二珍犬豕雞以六為重上三珍馬牛羊以馬為

重今之有力者皆能有以備之而養其親矣不敬何以自別于今之孝者乎以犬馬比親恐未

然不敢擅改本註姑闕之以待人之自擇  
食音嗣  
以省為孔子往伺或遣人伺察皆未然周子云  
發圣人之蘊教万世無穷者頤子也自其蘊而  
闡之故曰發若所言之理則孔子已發矣何勞  
頤子更發耶

春秋傳能左右之曰以

馬於度反度所音反

若以故為旧所聞依旧是記問之學矣

矩從隨也矩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孟懿

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樊遲御子告之曰

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夫

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樊遲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

時三家僭礼故夫子以是警之○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

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常以為憂

身則可以為孝矣○子游問孝子曰今之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

以別乎子游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子夏問孝子曰

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為孝乎色和順之容由深愛而出故難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會

猶嘗○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

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回即顏淵不違者意不相背也

處也發謂發其蘊○子曰視其所以以為

用力觀其所由由從也不觀其現行察其所

安安所樂也不察其所矜人焉廋哉人焉廋

哉馬何也廋匿也○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

為師矣温尋繹也故者舊所知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知而每有新得則所

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器局于物故成

德之士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子曰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周普備也比偏党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子曰攻

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專治也端緒也其緒一差其流甚大故攻之則害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由子路名知者為知不知者為不知不欺其心即此是知矣

○子張學于祿子張姓顛孫名師于求也子曰多聞闕

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尤罪自外至者也悔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錯捨置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莊謂容貌端嚴

也○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季氏逐昭公而立定公故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

行寡之行去聲○祿在其中不是說祿有可得之理只要採敘子張干祿之心夫子嘗曰耕也

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耕者何嘗有求餒之心然有餒的時節是謂餒在耕之中學者

于祿亦如耕者於餒並不曾想念及他然却求得祿的道理這便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脩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如今人

只曉得耕也餒在其中故未做工夫先計效驗豈知古人為學甚不如此

書云而曰孝乎者重孝也友于兄弟亦孝中事然則遂其兄而立其弟者其罪不言自見矣

定公初年

孔子不仕

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輓五兮反軌音月

註以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益泥下文夏商之言耳其實非也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舉夏商者非謂夏為一世商又一世也即夏商之中有十餘世事皆知故云繼周者百世可知  
所因不止三綱五常所損益不止文質三統只虛七泛講為是

俗音逸○註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左傳隱公問羽數而衆仲對之之說也每俗人歎如其俗歎此杜預何休說也每俗人則服虔之說也唐孔氏謂舞婆宜方何杜之說為長故朱子用之于前按廟制室外為宮宮外為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于庭則廟制亦僭矣

徹直列及相去声

舊註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朱子收游為正註者以心字於仁為切也然此章為當時僭禮樂者奔則程說為長曰無序則禮不可犯上曰不和則樂不可逆倫言外隱然有諷正之意今只收正註者從朱也

論語上

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于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子曰人

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何以行之哉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

此二者則不可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命為一世王者易姓受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殷能改夏之命不能改夏之禮故因之問有所損益不過

因時酌弊可前知也殷周亦然自此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不過

如此而已矣○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非其

所當祭之鬼誦求媚也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季氏魯大夫佾舞列也八佾天子之舞季氏以大夫而僭用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

組也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

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子曰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人

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林放問禮之

論語上



禮莫大于分僭禮樂者皆不識禮林放問本分明見得此意故大之下文云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意明矣朱子曰得其大則禮之全体在是非本意也故刪之

易去聲

舊註云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夷狄之有不如中國之亡乃是攘夷狄尊周之本意春秋之作為是故也

太祖高皇帝嘗講此書意亦如此恐不便作文姑依朱註

女音汝與平聲

飲去聲○揖上而升下而飲朱註甚謬按大射禮司射及位上揖出欠而南揖進上射左右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而左下射升上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朱子挾此矣然升堂之後尚有三揖不可謂揖止于升也其飲不特射畢而飲自賓升取爵適洗及無筭爵其儀甚衆取

解立飲特其間一節事耳且不勝若升而取飲亦是升而飲非下而飲也此六字依鄭玄一句讀為是以揖讓二字貫下謂揖讓而升下揖讓而飲也恐不便作文故不敢擅改而但渾融釋之

倩七練反盼音覓反絢呼縣反○巧笑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夫子刪之非逸詩也反謂以素為絢是疑其把素來做絢子夏之思未必至此但有倩盼之美質而又欲加華飾便有可疑處考工記先曰繪畫之事雜五色後曰凡繪畫之事後素功鄭玄註云凡繪事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猶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必以禮成之今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非考工記之旨矣依考工記則素是白采亦是五采之一依朱子則素為粉地乃先五采而施者今恐不請考工記者多故依朱註

繪胡對反  
此因周末文勝而思夏商之禮

本林放魯人見世之僭禮者專事繁文而疑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旅祭名泰山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于僭竊之罪嗚呼歎詞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下而飲言其有禮也○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好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也盼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故

子曰繪事後素也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宋殷之後徵證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王者之大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

文典籍也獻賢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

吾不欲觀之矣

禘王者之大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

禘大計交○灌是方祭之始自此以往正是行禮之時夫子便不欲觀最有深意蓋以天王之重祭而下行于魯廟之中有何可觀勉故打頭便不欲觀非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與去声

郁於六文○武周制禮實監夏商而為之觀禹湯之精意而酌其風會之流使古先圣王之道燦然復明故曰郁也乎文哉蓋監者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飾之謂也郁郁者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刪去盛字贊周為郁也之文猶蒼莖為煥乎之文耳孔子從周即從先進之意非從其繁文縟節也嘉靖丙午袁洪愈墨卷皆依此意發揮宜玩

鄭側留反○夫子之問若謂不知而問則或人之所訊者是矣若謂雖知亦問則人有偽心矣皆非也敬謹之至乃夫子意中事非夫子口中語若夫子自說敬謹之至則非矣為去声

去起呂反告古蒿反餼許氣反○告朔與視朔不同文公六年始不告朔十六年始不視朔註比而同之悞也

禘于周公之廟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方祭之始而即不欲觀則孔子之意○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追遠之意莫深于禘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

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若五祀之一夏所祭也時俗之語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要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以此諷孔子

天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貌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曰是禮也大廟公廟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孔子父嘗為鄰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訊之孔子言○子曰射不主皮為方不

是乃所以為禮也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

皮革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告朔之禮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牲也魯自文公始不告朔而有子曰賜也爾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論語上

禮者君所自及忠者君所感乎非各欲自及之說君使臣以禮非禮則速改之臣爭君以忠不忠則勿任之方是告君本旨

樂音洛

陳事曰說諍上曰諫罪責曰咎宰我言使民戰慄是說其當戾也是諫其失戾也是咎其不戾也宰我善為說詞故一言而具三義夫子備諸其意故屢指而責之

器小不在設施上說只為他無本領夫子大器仲之功而小其器固已取其設施矣但君子作

用先器識而後功名凡見有不大及心有物而不虛者皆為器小故以識卑量隘釋之焉於處反

好去声玷丁念反○爾雅坳謂之玷郊特牲註云在堂隅今謂在兩楹間非也按既夕記云設于東堂下南順齊于玷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簪執以待于西玷南鄭註云玷在堂角則堂之東南隅為東玷西南隅為西玷也

語去声從音縱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声○夫子木鐸宜依後註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子

論語上

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曰事君盡禮人

以為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周南首篇淫者樂之

過而失其正也傷者哀之過而害于和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宰我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王也戰栗恐懼貌哀公四年亳社子聞之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

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器小識卑而量隘也或曰管仲儉

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或人蓋疑器小

之為儉三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然則

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于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獻酬飲畢則

反爵于玷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

知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

翁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大

樂官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翁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

終○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

也

論語上

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  
按礼有金鐸木鐸鄭氏謂武事振金鐸文事振  
木鐸封人之意正謂斯文在茲而天使夫子振  
之也若必待得位而後設教則封人之言為無  
徵矣

美善皆當沈樂上着性反禮儀皆朱子推原之  
意夫子只是論樂未嘗評二聖之德業也

處上声焉於度反知去声○里仁當作居仁此  
處仁正相應恐不便作文故依註知所擇矣而  
猶不處焉則雖洞徹本真皆成虛見豈得為智  
乎人都以能擇為智而夫子独以能處為智此

仁智合一之學

樂音洛知去声○安仁用其字心與仁一也利  
仁用於字心與仁二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應  
本文久字長字此集註精密處  
好惡皆去声

志仁無惡就心上說朱子分志仁為心無惡為  
事未然而苟訓為誠亦漢儒舊註然苟是起頭說  
話猶言誠能志仁云耳此處要說得重言一念  
志仁便無惡所以見心學之妙  
惡去声惡乎之惡平声○傳審富貴安貧賤審  
有二端安惟一致用字欠妥故去之又以貧富  
貴賤貧賤為去仁亦粗世人多有輕富貴安貧  
賤者然未必皆為仁人何哉蓋我能輕富貴而  
此欲情猶在則眼前種種修持只在世味上揀  
得一件好事來做總屬欲情我能甘貧賤而此  
惡情犹在雖遁跡深山避尽繁華總是厭惡心  
腸夫子不曰處富貴去貧賤惡乎成名而必曰  
去仁者重欲惡也

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  
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君子謂當時  
賢者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

善也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  
聲容之盛善純粹也○子曰居上不

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  
主於

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  
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其餘不足觀矣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里有仁厚  
之俗為美

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  
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子曰不仁者

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  
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

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  
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子

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惟獨也無私心然  
後好惡當於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  
以

其道得之謂不君子者  
當得而得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者  
以仁而

成名者若若為欲惡所移則自離其  
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  
食

造七到及沛音貝○以急遯解造以苟且解次

以傾覆解顛以流商解沛字義皆精

好惡皆去声○無尚之義甚精如私情及私靡

然太公此仁体也然有此太公者在則此心之

上猶有所加也故不但當去私情又當去此太

公之見矣而去見之心猶在則此心之上猶有

所加也又當去此去見之心若謂去尽紛華無

以尚之則是不使不仁者加身矣註天下之物

無以加之甚粗故去之

過是流處仁是美也說觀過知仁是觀其疵而

知其美有多少意思若說觀過而仁不仁可知

則淺矣

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子

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仁如此

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

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

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言有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我又未見其力有

不足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蓋

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矣黨類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朝夕甚言其時之近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未足議道者以其識趣卑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

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此從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

懷惠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

貪利○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依也○子曰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讓者禮之實也○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

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

知謂可以見知之實○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

曰唯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教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

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刑是儀刑君子懷人之儀刑小人懷人之恩惠

公私甚不同恐不便作文故依註註以懷為思

念道德則通思念刑法則難通故須着畏字畏

者推而遠之存者思而全之同一懷字而兩處

異辭甚實力

放上声○欲利于己必害于人則止是被其害

者怨之矣非多字之意不若實說為美

參所今反唯上声○曾子平日工夫謂其致力

于用處而未知体一恐未必然古人博學其意

專欲反約曾子專用心于內亦知守約者故夫

子一提便醒耳

省悉并反

內則之言與此相近故歷引之若即認彼作此但鮮內則而忘論語則悞矣幾字志字又字皆重詳見疏意

知年之說最細若以知為記憶則父母之年人豈有不記者耶

鮮上声

行去声○敏訥不在言行上做工夫只是常存此心而不放言自然難出口而行自然不敢憊矣一心訥言又一心敏行意分兩途便難下手今只重欲字矯輕之心即警惰之心並非兩撇而字宜玩  
數色角反○臣之諫友之諍皆是道理當然求榮求親之說非子游本旨故刪之

妻去声下同繆力追反綯息列反

焉於虔反

矣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子曰君子

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喻猶曉也○子曰見賢思齊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

有是惡○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勞而不怨幾微也○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

必有方有方有定所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可謂孝矣重出○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也○子曰古者言

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子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不後然以自放之謂約○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訥者慎重敏者疾速也○子曰

德不孤必有鄰德不孤立必以類應如君之有鄰也○子游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煩數也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

也以其子妻之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子

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

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子南官适也○子謂

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

弟子必不齊也上斯指人下斯指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歎其賢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則以瑚為夏璉為商璉也簠盛黍稷簋盛稻粱今皆曰盛黍稷亦未安

焉於度反

說音悅○聖人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見開之才足以治人則使之仕開之未信則就此心欲知死說若謂開未足以治人則天子錯使矣蓋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于天下國家于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苟未大悟大徹則雖澤及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天子之意也二意原不相碍夫子嘗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夫均天下國家豈是細事然此理未徹絕是夢中作用今開能不安于未信故夫子悅之非悅其他日有成也

梓音字從好並去声與平声○子路見南子則不悅往公山則不悅而此獨喜者喜夫子之避世也若說喜夫子與已則陋矣取材是取裁于義蓋道雖不行而君臣之義不可廢此是大道理故欲其裁之註先說子路勇于義後說不能適義自恃其言矣不可從  
乘去声

朝音潮

女音汝下同○聞自外來知從內出所聞同而所知異則同之所愈者不在外面見聞之迹而在中心會悟之微故夫子許其弗如已本勝人而故為謙退則為自屈賜本不知回何屈之有又不但知已謙亦知回自知之明亦未及

論語上

十三

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見魯之多賢也○子貢問

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器者有用之成材商曰瑚夏曰璉宗廟之器貴重而華美者也○或曰雍

也仁而不佞雍仲弓名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子曰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

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筏也材與裁

同謂取裁於義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

也子路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又問子

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

也賦兵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

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也何

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不知其仁也赤即公西華○子謂子貢曰女與回

也孰愈也愈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

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四書則正

朽許久及朽音汚與平声下同

行去声

焉於度及○夫子分明以無慾為剛若以堅強不屈釋剛則悞矣以申棖為悻悻自好亦未必然  
本文原不分仁恕且恕亦非易能者行之終身而無尺推之平天下而無難夫子恐子言能言而不能行故曰非爾所及勉而進之非抑而限之也且因一無字便疑自然則向所謂無端無

驕豈亦自然耶近年願起元墨卷不分仁恕最有理

威儀二字有病一

以及字替能字是用意周旋然未之能行當在心上看子路聞斯行之安有未行特其一念果行之心似若有未能行者如以及字替之便着時勢力量等說非其旨矣  
好去声○按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並無以勤學好問為文者此處正不必拘謚法乃謚法所不得為文而姑舉此以見時人取謚之意取其微善而不及其顯惡此是聖人道大德宏處須要玩是以謂之文與可以為文口氣不同

恭敬惠要說得淺註恭止說謙遜敬止說謹恪最是

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晝

謂常晝而寐朽腐也雕刻晝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足責乃所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

是字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子曰於予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

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申棖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德之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見乎外者者天理自然之本体也○子路有聞未之

能行唯恐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文子衛大夫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孔圍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謂法制得宜也○子曰晏平仲善

夫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義謂法制得宜也



**稅意悅反知去聲**

焉於度反○喜怒哀不形說得物我無間說得太深無間須就心言故也忠清在爭仁在心高云子張以爭述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爭述信二子之不仁其為未識仁体均也

**乘去聲**

三去聲○私意起而反惑亦未必然誠如其言則中庸所謂思之不得不措監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皆非矣

知去聲○春秋列國世卿父死則子代其位武子乃甯氏八世孫成公四年其父甯速尚蒞盟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今作文邦家無爭則祿有道國破君亡則祿無道不可說出文公成公

**與平聲斐音匪**

醢呼西反○此是夫子顯微處註于駟萬鍾之說其諺好名之人能讓千乘而不能不動色于豆羹視人正在微處人皆矯飾其大而微處人

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子曰臧文仲居

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臧文仲魯大夫居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瀆鬼神安得為知○子張問曰令

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令尹楚上卿未知其心也崔

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

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齊大夫齊君莊公陳文子亦齊大夫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

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魯大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斯語詞○子

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衛大夫○子在陳曰歸

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發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畧于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

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

之所忽固知乞醯可以覩人而千駟方鍾反不可以覩人也  
足將樹友

蓋音合  
衣去聲

好去聲○忠信美德也但對未學而言則稱質

古者臨民之位皆南向今各處衙門皆然不必言人君之位豈有天子而許其弟子可為人君之理下文以臨其民正典此南面相應  
首薛方山為宗師考嘉興出居敬而行簡二節諸生皆依仲弓未喻可字之意立說方山大怒謂秀才無見識仲弓賢者身通六藝豈有一个可字也不識且均一可也可使南面之可則認以為優可也簡之可則以為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今章中三可字皆作一樣看不亦可乎典可也簡二可字正相應  
好去聲亡與無同○瞿崑湖堂講不遷怒二句云此是顏子心學工夫閔魯而下皆不能及故曰今也則亡若說怒于甲者不移于己少知自

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

之丘亦恥之 足過也左丘明古之聞人也 ○顏淵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爾志 蓋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

謂有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

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之暗合者而末學乃其美質者也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臨民之位 仲弓問子桑

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 仲弓曰居敬而行

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

簡乎 居敬則心中無物而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于簡而多一簡矣故太簡 子

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 ○

持者皆不為况顏子乎故其時義講云太公以  
虐其体而不牽于易發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  
不滯于難制之氣太公以虛其体是內不遷于  
心隨感以安其常是外不遷于境氣之易發而  
難制者莫如怒不牽于其私不滯于其氣都是  
模寫不遷景象未嘗泥託也其講不貳過亦細  
讀者詳之  
使為皆去聲  
衣去聲

犁利之反駢息管反合上聲○駢且角謂駢而  
且角也牲無角不可以祭角始生如鴈如栗  
正是可用時不必言周正也此節只泛論世類  
難拘之理言外有勉仲弓修身邁德之意不可  
說出父賤行惡來亦不是謂仲弓之賢自當見  
用于世大意言能修德不但能蓋父之愆且能  
見用于世而顯親揚名全要見勉房意

若謂三月之後而違仁斷非顏子之心學若謂  
終身不違又何必着三月字註言三月言其久  
最是以心不違仁為無私欲而有其德未幾無  
私欲即是有德非二事也心不違仁我不違之  
其功在我日月至焉者自外而至其復在仁  
與平聲

費音秘為去聲汶音問○當時鄉大夫皆公族  
世官士惟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于大夫者  
即孔子為魯司寇亦由季桓子任之說者乃謂  
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門者閔子曾子數人  
而已此臆說不足據也家語載閔子為季氏宰  
問政孔子告以馭人如馭馬其說甚長則閔子  
嘗臣季氏矣此不欲往者必有其故如孔子未  
嘗不仕魯而定公初年則有故而不出也若謂  
視之不啻犬彘則過矣  
夫音扶○病者君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孔子使也釜六

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

富也急窮迫也周者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

百辭原思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子曰毋以

與爾鄰里鄉黨乎毋禁止辭言常祿不當辭有餘當推以周貧乏蓋鄰

里鄉黨有相周之義○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

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

正中犧牲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子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

已矣三月言其久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或月一至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季康子問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

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

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從政謂為大夫果有决斷達通事理

藝多○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

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

騫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境閔

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

召我則當去之齊○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下此二句出儀禮註疏非經文也朱子又誤改南牖七字為牖字疎舛之極按古人之室門在東南南有牖北有牖南惟無牖故室西南隅為與與深奧不通明也伯牛有疾居北牖下故孔子得自牖執其手若在南則有牖無牖安得稱自牖耶况君臣之禮毫不可犯子不得加諸父弟子豈得加諸師伯牛大賢斷不為此食音嗣樂音浴○回之賢全在不改其樂上人惟胸中無真趣故遇些小逆境便要動情回裏面原有真樂見大心泰悠然順適貧賤拂逆如飄風之過耳何改吾常只是不改亦非害其樂也若心中無所得而但能安貧則簞瓢陋巷亦達人之細事耳說音悅女音汝○世上人只有志不足者無力不足者君子之儒立心行事全以天下為任文章學問無一不與天下相共故于人无所不容而未嘗敢自隘其心此子夏之所當為也若小人之儒

其所知所行全在一己軀殼上盤桓一膜之外即分彼此任他博物洽聞謹言慎行只成就得一個我而已此子夏之所當戒者也且子夏馬信謹守為己之說從後註見魏允中有文發遠大甚甚切也故從後註見魏允中有文發遠大甚透並不拘泥為己讀之令人洒然女音汝潛徒其友○飲射讀法飲即鄉飲射即鄉射讀法州長于正月之吉克正于四時孟月吉日旅師于月吉間胥于既比皆行讀法禮公事必係公家之事恐不可指定三者且作文不用故去之殿去声○人類以有功不諱為不伐今夫子乃以能掩其功為不伐孟之反蓋加人一等矣凡居功最難有其功表厥功必然之理也然不特已不敢有其功使人知有功猶未善也委身報效而立于無何有之鄉使澤被万世而又不則幾矣孟之反事宜三復而深省之鮀徒河反○佞典美不同佞可學而美不可移

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姓冉名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命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以深美之○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力不足者欲進進而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武城魯邑澹臺姓滅明名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公朝之事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孟之反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難免蓋傷之也○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子曰質勝不由此道耶怪而嘆之之辭○子曰質勝

依可飾非而美或取怨依可排難而美或招尤故夫子云然以不字貫下恐無此文法不使行文不敢擅改

道只在尋常日用中不待向外尋求亦無纖毫躲避也舉足使有到處不商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世人只不信這個便是道當面錯過故夫子發此嘆

生理本直非正訓也在前一層本文只說人之生也直不說天之生人也直人之生與罔之生正相應不宜作兩樣說

好去聲樂音洛  
語去聲○理合得上字明白便有分曉夫子云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人品以生知為上則道理凡屬修持凡假學識者皆非上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從聞見入者為次則不由聞見者上也故中人以上可直談本體中人以下須曲示工夫此一定之理也註中無礙等之弊于中人以上不切

知遠皆去聲○以智屬事則所務所敬豈不閉心以仁屬心則所難所獲豈無其事斷不可從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及下一字音洛○以事理屬智以義理屬仁畢竟支商智者達于事理于義豈不達仁者安于義理于事豈不安互看可也周流無滯對下動字看厚重不遷對下靜字看日無滯便含樂字意日不迂便含壽字意此集註精細處

觚音孤○朱子十九歲登第立朝四十九年而歸其所訓誥大率皆在忙中具草無暇多讀書故凡費考証處大率多謬觚為酒器見郊特牲觚為木簡則漢志顏師古說也故先儒王氏謂以觚為簡乃秦漢以後之稱孔子所稱觚當從禮經按禮器二升為觚取寡少之義並無有稜木簡則有六角八角故有稜今日皆器之有稜者則悞矣

有仁之仁當作人○玩雖字口氣則仁字不應改改則不必說雖矣謂之仁者則行仁于天下

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

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不直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心契此道也好者神相洽樂則忘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語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感于鬼神之不可知則知矣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樂喜好也知者達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土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哉

幸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

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從謂隨於井也逝謂使往救陷

子曰君子博學

不擇險夷當隨地致力并為陷地雖或告之并有仁焉仁者輕身而重仁其或從之也其意欲隨在以求仁非憂為仁之陷害今且從旧以便作文

夫音扶○庚子應天程墨並無一人依註將博約對講者此今日理學大明之一証也說音悅否方九反○矢陳也即臯陶矢厥謨之矢否塞也即天地否之否筮誤謂夫子為子路陳天命者得之若謂典子路誓則陋矣然不敢

鮮上声  
施去声  
夫音扶○已欲立不先立已也且取此欲立之心而立人此近取諸心而譬者也二節總是一意註中仁之体恕之爭說不得

好去声  
識音志又如字○夫子嘗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尔已矣此又說何有於我則其言前後相違犯兩舌之戒矣蓋此以默識為先則學期于罔言誨不涉話言雖善言謂已能者今瀛不敢自信矣此夫子予欲無言之本心返浮歸默之雅意也  
庚子山東出此題主司批解元卷云吾憂句外為紫陽註脚障碍不知憂字即魯子三省之省字非是不能而始憂總之四者是吾切已工夫吾所當時時兢惕者耳  
天天即在申申中形容不及所以為妙分容色恐未必然程註說得好故用之  
復扶又反○按呂覽諸書載孔子好學夜則親夢見周公而面學焉此與高宗夢傅說同是寔事然則孔子此嘆非獨為行道亦是好學不厭之心其愛而見也不在周公之來而在吾精神之奮則久不寔見周公也不由于夢寐之隔而

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約要也畔背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之夫人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

不悅矢誓也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子曰中庸之為

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

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博廣也病夫

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譬喻也方術也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傳

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

於我哉默識不言而心解也何有於我哉○子曰德

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德未成而不脩學未明而不講義自聞來又不能徙過不能無又不肯改皆切已之患不容諉者故曰是吾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

天天如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申申舒也天天愉也為申申說不盡故更著天天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間如或見之至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

由于血氣之衰蓋吾好古之志或未敢荒而見  
至之殷遂常相勸勵思徒在銳氣全消此夫子  
所為致嘆而動人及時勉學也若道之不行已  
知之矣

據昔儒

以東為檢束脩為脩持于理甚通但書傳言東  
脩多矣皆謂十脰脯也檀弓云古之大夫東脩  
之間不行境中還依舊說為穩

憤為粉反排芳匪反復扶又反○程註既告之  
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尔即以舉一隅為啓發  
之事然下云待懷辨而後發則沛然矣既沛然  
又安難于三隅之反相矛盾不可從反是反之  
心非還以相証也

舍上声夫音扶重有是二字有是則用之有可  
行舍之有可藏無是則用之無可行舍之無可  
藏矣夏九鼎之文甚明

馮皮米反好去声○子路恃已之勇謂可行三  
軍夫子教之全然不在勇上事即三軍之事臨  
爭而惧只貴持重不貴勇往好謀而成只貴全  
生不貴徒死勇到此都用不着了講慎字要在  
知難而退一邊說非徒敬其事也戰在謀而不  
在勇諒諒字便有不任之力之意成是成其不任  
力者

好去声○好字還要虛說不可扭定在義理上  
齊側加反

亦無復是夢矣故○子曰志於道志者心據  
自歎其衰之盛也

於德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依於仁依者不  
道而有得于心者也

游於藝游者玩物○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  
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脰為東古者相見必

人同此理故聖人皆欲其入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  
於善但知來學無不教也

○子曰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  
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  
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

還以相証之義後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  
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路

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大國三軍子路自負其

與已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暴虎徒搏馮

敬其事成謂成其謀河徒涉俱謂

抑其勇而教之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

賤者齊交神明誠之至○子之所慎齊戰疾與不至神之饗與

之事不饗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

焉疾又吾身所以存亡者皆不可不謹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

之至於斯也不知肉味蓋心一於○冉有曰

是而不及乎他也

論語上

卷之七

為去声○蒯賸欲殺南子不果而出奔晉非灵  
公逐也公薨夫人命公子郢為太子郢不從而  
夫人立輒非國人立也晉趙鞅蒯賸衛石曼  
姑帥師圍之非輒自拒也然無妨于大義故皆  
仍之夷齊謀伐而餓朱子信而置之傳中本朝  
學士王立著夷齊十辨倫証其無此爭且此處  
只重遜國而逃不重謀伐而餓削之

飯符晚反食音嗣梳去声樂音洛

易理至深非且夕可學須加我數年之力庶可  
詳玩其理不必說假年于天五十是當時所值  
之年亦非誤字

葉舒步反

女音汝○發憤二句是聖人體道之心純然無  
間不可分已得未得聖人之心常惕厉便常發  
憤常自得便常樂只此一項工夫到老真無一  
息間斷便不知老之將至

好上声○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知之于我性無  
加不知于我性無損聖人所謂知恐不指此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猶助

出公輒也靈公逐世子蒯賸公薨而國人立  
其子輒於是晉納賸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  
衛人以蒯賸得罪於父而輒矯孫  
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八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叔齊

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之怨猶悔也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  
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 ○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  
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食之也 疏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  
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  
窮而言此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  
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  
言執者以執守而言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葉公楚葉縣尹葉公不知孔子必  
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常

迅故發憤而忘食常自得故樂之而忘憂忘  
食忘憂與道終始故忘老云爾者無他之辭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生而知之者不待學而 ○子不語怪力亂  
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



此節說話甚活如兩人皆善則皆當從皆惡則皆當改便是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當從其善而改其惡無往非師故曰必有我師焉若說定二人之中一善一惡則呆而難通矣

難徒雷反○惠迪吉從逆凶德不德而禍福分焉天下之人之德孰非天之所生但人不脩德自絕于天夫子未嘗悖理則天生之德在予矣可以信命而自安矣命不當死桓魋固無奈我何即不幸遇害亦命實為之非桓魋能害我也此桓魋其如予何之說也此是圣人立命之學非夫子自謂此身為上天独厚之身也亦非恃天之福而必桓魋之不能違天害已也

圣人以至理應事則無事非理以躬行設教則無行非教故無行不與乃是實事非俯而就之也

行去声

圣人是六而化之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神明

不測才德出眾皆欠安

恒胡登反

亡讀為無字

射食亦反○綱是得魚之多者非絕流而漁也

識音志○朱子學問原在記問上多故此又以此識為記夫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解者尚云須宜益其理乃可蓋德今乃云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存善而不思未必有益存惡將何為耶近來秀才作文都不如此說

見賢過反

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此章原無錯簡古人文字如此者多唯字上下亦無關文儒者自疑耳今刪正一書皆遵依朱註故不敢改

論語上

廿三

神怪異勇力悖乱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物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

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善惡我從其善而改其惡是無人非我師也

桓魋其如予何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文行忠信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

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長

恒矣

子曰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

其退也唯何其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

其往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

論語上

廿四

司敗之問原以昭公有違禮之行非因當時以為知禮而問也

取七住友

和去声

註曰言行宜改文作言王荆石癸酉年主北京試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言也閣下進講亦謂文是以斯道發于言不特言語而已極是

註中非已有之四字亦說得好非真有純一不已之心必不能厭非真有萬物一体之心必不能不倦有字就心上說

誅力執友○未嘗有過無善可遷不可作至人口氣故去之又禱只論理之宜不宜不在子路之請不請若謂因子路之請而拒之則亦非至人心率矣古謂通作誅說文禱也累功德以求福尚書金縢之詞是也誅說文誼也周禮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讀誅是也當依訓釋若以及死而述其行釋之則執字而忘義矣

係去声○此發明奢不如儉之故重在名分上八下有名分然後有儀章奢則以下犯上名分紊矣故曰奢之害大

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

子曰知禮陳國司敗官名昭公魯君司敗有疑故問孔子尊君故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姓期字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党

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也巫馬期以告子

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不敢自謂諱君之惡又不

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子與人歌而善必使

反之而後和之及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

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

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及人未之有得則

全未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

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

唯弟子不能學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

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禱

神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子曰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順也固陋也

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

陰陽合德小註分屬謂溫是陽房是陰威是陰不猛是陽皆說得去至于恭是陰安是陽支商甚矣此處不須說陰陽故去之

泰伯知歷賢而昌至立之為君則道濟天下故與仲雍逃吳而讓之是為天下之故而讓之也非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也亦非太王欲立季歷而逃也又非逆知文王能革命而讓也按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殷道中興歷祖庚祖甲百餘年問殷之盛際也今日太王之時商道寢衰豈朱子畧不考耶又詩云安始剪商乃謂周家剪商之業自太王基之爾先儒之亦甚拚今挾此而寔謂太王有剪商之志則周餘黎民之詩直難讀矣且當嘉靖殷邦之日而逃頭剪商之志太王之不臣豈在斧操下耶又謂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非臆說矣按春秋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則古公甚明立嫡之義亦未嘗必欲立昌惟古公之義甚正而泰伯之讓甚高此夫子所

以稱之也若曰子發克商而有天下夫子以是稱天下讓尤為無稽之甚泰伯逃吳歷仲雍至周章凡五易君而武王克商蓋在百有餘年之後也泰伯豈能逆知殷紂之無道又豈能逆知武王之必賢而以是讓之哉事係緝常幸毋泰

意絲里反紱古郊反一夫音扶○開手開足釋行持而任自然也非平日行持得力則死時危懼必不能免曾子自以為得免于此故呼小子告之

遠近並去聲○以借為背理于詞通于氣不通故更之遯豆本文分明說事則非君子所貴之道可知矣道雖無所不在及道之全体固無所不該等句皆非本文之意

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嚴也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太王長子三讓謂終辭讓而泯其迹故民無得而稱惟無稱斯為至德哉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畏懼貌

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上人與起也偷薄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問之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遯豆之事則有司存貴猶重也容貌舉一

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鄙凡陋也倍乖

戾也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乃不可須臾離者故君子貴之遯竹豆木豆此事也非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

免夫小子啓開也啓手啓足示以全歸之意也詩小旻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水恐陷此曾子終身操持聖賢惕厲心法也將死得免前此猶未知也

○

曾子

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

斯遠鄙倍矣遯豆之事則有司存

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鄙凡陋也倍乖

戾也三者脩身之要為政之本乃不可須臾離者故君子貴之遯竹豆木豆此事也非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與平声○三句一直說下輔長君不難託孤為難執國政不難攝政為難平時託孤寄命不難臨大節而不失其寄託之重為難此非才節所能也惟有德者能之故斷其為君子全不重才節上

任重而道遠言既任重又道遠故着个而字非二者截然不相聞也註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頗意分拆使弘而不毅則任勉必不力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

元晦以鄭衛詩為淫詩遂謂詩有和而詩固無和也詩有味此而意在彼者有所陳小而所指大者其喜之若對其怨之若慕謂其言微婉而難明則可今謂其言易知非也惟其意不盡于言故學詩者常超然感發其志意于語言文字之外如大寐之忽醒如仆者之忽起夫是之謂與於詩若好善惡惡乃春秋勸懲之旨非詩教也

以由字屬理之當然知字屬所以然向來程墨皆不依此說道只在尋常日用中人自不察若於理之當然能明便是知了何必舍現在而更求隱僻者

好去声  
凡人驕者常誇未必吝吝者常歛未必驕今既驕且吝舉二者之弊而尺踵之觀其內有損于已觀其外無益于人故不足觀驕吝是二物故用且字枝葉本根之論非也  
易去声至當作志○記曰三年君子以離經辨

道也故付之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司而不貴焉

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見物我之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

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

與君子人也

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辭設為 ○曾子曰士不

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德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 ○子曰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

興於詩 立於禮

成於樂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

子曰如有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

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

志則三年乃辨志之期夫子此言正為辨志而說至字不改亦可君子為學義是學境利非學境其界限最易訛亂學本可以得祿此心稍未忘則近名之念即從務實處默默潛滋即儼然規矩之中而忽已奔入利祿之境或心下見得不真即自認以為學境而渾身全在利鄉謂之至者不但身履其地即心到其鄉或念頭默默打此經過亦是至也今恐不便作文姑依舊註改志字

好上声見賢遍反○世治而貧賤非耻無可行之道也耻有道而不能行也世乱而富貴非耻無能守之節也耻不能以身殉道也皆為道耻也

擊音至睢七余反  
侗音通恠音空

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說書者遂分上句為功下句為心然天下豈有無心之功哉自孫鑣墨卷出

而後前疑始釋

與去声○因註言不以位為樂說書者遂謂舜禹有憂勤之心以匹夫有天下而視外至之榮藐然不入于懷毫不動念與我若無干涉者故曰不典若纒加一分憂勤之念便是與了蓋舜禹之有天下終身享四海九州之奉而不知其尊終日憂勤惕厉而不知其苦其所以憂勤者特自尽其當為之分耳非以有天下之故而加一分意思也

訓則為準極是此是與天相準非法天也成功是勳烈之成就者文章即勳烈之光華也聖人稱天曰高明稱堯曰巍煥正見其昭合處治去声乱或曰本作乱古治字斯此也指今時而言謂唐虞交會之際止得五人而周有十人是于周為盛矣然十人之中止得九人信乎才之難也說者皆謂人才不論多寡故謂舜之五人盛于周之十人然本文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分明論多寡矣其謬顯然

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惟篤信好學者守死善道

者能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耻者為道耻也

○子曰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恠恠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恠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巍巍高大貌不與猶言不相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

文章成功事業也煥光明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

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乱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孔子曰

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

焉九人而已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

之號際交會之間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所以為至德也

三分有二是大畧約數之詞指定青兗冀三州屬紂外六州屬文恐未然

間去声菲音匪散音弗沔呼域交○當禹之時帝降而王德降而功正當可議之際而夫子以為無聞然乃其心相孚契於中間三句不是說豐儉得宜要模寫禹一点克艱之心若說儉而得宜飲食不豐足矣而今必欲菲衣服不華足矣而今必欲惡宮室不崇足矣而今必欲卑分明過自貶損非儉而得中之謂不但曰孝鬼神美黻冕而必曰致者尚極其情外備其物也力溝洫而曰尺者無所不竭也委其身為天地神人之役而有不敢一毫自愛者此其心事豈易識哉豈曰豐儉得宜而已哉以享祀豐潔為致孝鬼神甚不得致字之意

毋讀作無

文者經天緯地之物非礼樂制度之謂夫子在當時未嘗敢作礼樂未嘗敢專制度若以此為文則夫子不得與之以已附于文王自任其重非謙詞

喪與並去声○後死對既沒而言謂文王既沒我今日亦後文王而沒也依註言必不使我得與此文是言後生非後死矣大意言文王既沒而文在茲矣天若將喪斯文則我必當死是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非匡人能害我也倘天未喪斯文則必不死匡人雖欲害我亦無奈我何矣以斯文之與喪决此身之存亡而外患一無所動心焉此事天立命之學也非矜天以為重也註中增了許多轉拆今只得從之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極也衣服常服黻蔽膝也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少也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

尤麻冕○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

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

衆吾從下泰驕慢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絕無之盡者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子畏於匡者

有戒心之謂匡地名陽虎魯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曰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道之顯者謂之文天之將喪

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

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喪此文則

匡人其柰我何言必○大宰問於子貢曰夫

不能違天害已也

命語七

命語七

知我乎言太宰其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或以為知我或以為不知我俱勿從言多能非所以率人則脩己豈責多哉非夫子本旨

以不試証少賤以藝証鄙事

叩音口○知是心知識是意識此處只該說知不必增識字空空原是聖人心体目惟空故能騰萬象耳惟空故能聽萬声心惟空故能察萬理空空正與無知相應叩是發動鄙夫所問之理有一事必有兩端其理即具于所問之中我聲舉而告之無所藏匿所謂竭也

夫音扶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声○作是起不必改坐字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道是人人共有者不必說是夫子之道弥高弥堅在前在後亦是道体本然循循俯引貌誘即吉士誘之之誘謂哄而進之也不直指道真而始教之博文約礼所謂誘之也盖博文約礼只可弗畔夫道若即認之為道何啻千里文非在外之文即此心之條理燦然者故曰我礼即此心之天則無時無處而不用力故曰博隨博隨約非截然二事也欲罷不能歇手不得才不是外面作用即孟子非才之罪才字乃出于性者竭則尽而無餘矣如字重看吳程二註皆精故用之卓尔在日用行事間說得最親切着力不得乃見道体丙子順天程墨皆以欲從末由為道体至此而後知文礼

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太宰官名與者疑詞太宰盖以多能為聖

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縱猶肆也言不

為限量也將殆也聖無不通多子聞之曰大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道本易簡

故君子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牢弟子琴子言由不為世用故

得習於藝而通之○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

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

竭焉孔子言已無知但其告人雖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上下精粗無

所不盡○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

止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

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歎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類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

歎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礼教之序也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卓立

貌末無也所謂卓爾亦在日用行事之間非

窈冥昏默者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

論語上

之非其矣

古者孝子不治喪大夫委親友子路使門人為臣以夫子嘗從大夫之後也

又着力○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時已去位

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病間曰久

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而言之且予與其死於

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

之哉我待賈者也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子欲居九

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浮海之意或曰陋如之何子曰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陋以俗言○子曰吾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即樂章雅頌于朝頌奏于廟各奏于其所而樂可正矣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往也往

而不停天地之化之妙也聖人觸目會心所見無非是者故因川流而發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有感而嘆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簣土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

何陋之有不可言所居則化恐傷中國只謂君子素夷狄行乎夷狄吾行吾素彼陋者在外於我何與

樂與詩不平等正樂上

道之難尽她只在尋常日用中四者若人所易能而實心体察有多少不尽分她其爭愈近而其理愈難夫子真見得如此故云然非謙辭也

夫音扶舍上声○逝只是往往而不舍所以見道休之妙若一往一來相對便無味矣

好去声

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語去声與平声○他人行之而不惰惟回語之而不惰只就心裏說力行即在心解中不可說在事上當其聞教之時精神奮迅意氣殷勤如苗本具生息之机時雨一施沾着便發暢茂條達自有不容已者今人看不惰通作平日力行工夫全不像語之口氣

夫音扶

焉知之焉於虔反○聞字作聞道甚好本註亦不說定後引曾子之言似專以名稱為聞矣

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

我而不在人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情懈息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

此者○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

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

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

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

尋其緒也○子曰王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子曰衣敝

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敝壞

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進於道矣故

夫子稱之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

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

子路終身誦

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

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

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

衣去声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声

伎之歧反

誦之誦是詩也知其意味之無窮而恒誦不輟也非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也但心有所着則好境皆成魔境故夫子就其得意處而遺斥之如方行而奪其杖使知百尺竿頭更有進步也

學所以謀道可共學而未可適道則所學者為  
何事耶蓋道者率性之謂統着安排便非性體  
故學雖向道而趨終是有作有為之方非究竟  
達天之路即極力脩持只可謂之有功不可謂  
之率性既能適道天真易合保任尤難一毫有  
間全体皆非故未可立能立則時時處處無非  
道矣然統同之性易達而差別之智難明周流  
六虛隨方合節權豈易能耶  
棣大計友○唐棣今曰核也其華先反而後合  
故云偏其友而秦晨風山有苞棣取其後合也  
兄弟之情常始合而終離今欲其後合故取唐  
棣為具  
夫音扶  
恂相倫反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侃若且反聞魚中反

蹶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声或如字

擯必外反躡驅若反

檐赤占反○舊說揖左人則左其手傳命入也  
揖右人則右其手傳命出也此時賓主皆在門  
外立用不得出入字

懼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  
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惧 ○子曰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  
事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

而不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唐棣之華偏其友

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唐棣郁李也  
而語助也 子曰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信  
實貌似

不能言即于恂恂處見之鄉黨父兄宗族所在故宜然 其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便便辨也宗廟禮法所在朝  
廷政事所出故必詳問而極

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 ○朝與下大夫

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此君未  
視朝時

也侃侃剛直也誾聞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

中適之貌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事上接下之

不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擯王國  
之君所

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躡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躡  
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

衣前後檐如也所與立謂同為  
擯者也檐整貌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  
君

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

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  
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

闕于過反

齊音咨

勝平声踏色六反○按古人之揖雖與今人之揖不同亦必稍俯其手今乃云上如揖則反高其手矣似不若舊註為長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紺古暗反緞側由反○絳色淺紅也飾練服悞檀弓曰練衣練緣是用練不用緞矣且練服是大祥後喪服如何用絳以為飾哉紅紫不為褻服而後世又為朝服者自隋煬帝征遼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後遂沿襲以為常耳

麤研奚反○着裘時不欲其文之著必加單衣于裘上以覆之然又欲其色之稱故羔裘則用緇衣云云長去声○寢衣寢時所服也不必是齋時紀在褻服之後亦非錯簡

論語上

卅三

闕中門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

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不敢肆也

者攝樞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樞衣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也

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

趨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

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之容○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圭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

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行不離地如綠物也

享禮有容色享獻也既聘而有所獻也有容色言和也私覲愉愉

如也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鄰之禮○君

子不以紺緞飾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楊赤色齊服也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紅紫不以爲褻服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單也暑之精者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後絺綌也緇衣羔裘素衣

麤裘黃衣狐裘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

其相稱褻裘長短右袂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必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衣長一身有半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

去上声

殺去声

齊側皆反

食音嗣

食饒之食音嗣饒于異及餽鳥近反任而甚反

衣其半盖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

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非惟裳必

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則無襞績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王玄弔必變服所以哀 吉月必

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即着明衣所以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齊

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饒而

餽魚飯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

餽不食不時不食 饒飯傷熱濕也餽味變也魚爛曰餽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任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數者皆足以傷人故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正不食

肉雖多不使

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

沾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有節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

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

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

食不語

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

割宰割之割如春不宰牝之類若不應割而割之便是不正矣恐非指切肉也用醬必有所宜不得其宜亦恐傷人非惡其不備也

食音嗣量去声○無量不及亂所以為難若有量不亂何難之有

薑音伯五辛之一惟姜不臭故可食五辛葱蒜韭薤姜也惟姜不撤則餘或不食者矣若言通神明去穢惡恐非

食音嗣瓜作必○按瓜字不必改礼云瓜祭尚環是其証也今姑依舊註之每食必祭古礼皆然古人席地而坐故置豆間之地今方外猶有行此礼者但置之卓間礼失則求諸野此類是也

儻乃多及○周礼儻乃奉朝命而來者故朝服而立敬君命也

米達不敢嘗非徒直也亦有求達之意達則嘗矣

飯扶曉反○凡食以飯為主雖有盛饌不得而先之者也故待食于君君祭則已當供饌不敢供他饌而先供飯焉是猶不敢以黍稷桃之意也若君未食而已先食恐無此礼依舊註者便作文也  
首去声拖徒我反○礼接君必立于阼階病不能立而東其首猶作階之意若曰受生氣豈独君視之時當然耶今作文者於此處皆不着詞可改之  
君子不以存亡二其心故死無所歸則殯非不得殯也不以貨財加于礼故非祭肉不拜非視他人之祖考同于已親也

寢不言答述日語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

也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豆間之地以祭礼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席不正不坐○鄉

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

出後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所以逐疫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問人於他

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親見之誠也康子饋藥拜而

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也○廐

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

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

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食恐或餒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褻服見君

故加朝服於身又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急趨引大帶於上也

○入太廟每事問重節記孔子事君之礼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

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卧似死人見齊衰者

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

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式車前橫木有

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有盛饌必

變色而作敬主人之禮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怒○升車必正立

執綏綏挽以上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則親也三者皆失容且感○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鳥見人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人之見幾而作審擇

所處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

迅雷風烈錯舉成文猶言吉日兮辰良也

正立執綏一直說謂正立而執綏也綏升車者所共執獨立難耳下節重失容上感人意稍

疑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時哉不是飲啄得其時正言其飛止之得其時也嗅為雉鳴原係本註引之以為色舉翔集之証

嗅而作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也共向而欲執之也嗅雉鳴也此色斯舉矣之証

四書

論語

廿七

凡論本指復文以爲論舉降集之論  
知得其報五言其衆也其報也與爲報也  
其試用又其與又與精又又○其特不其精

大論  
舉矣

與而不共向而論其也與報也此也  
衆辭也其特言報之精也其報也



